



驶向

北斗东路

王祥夫——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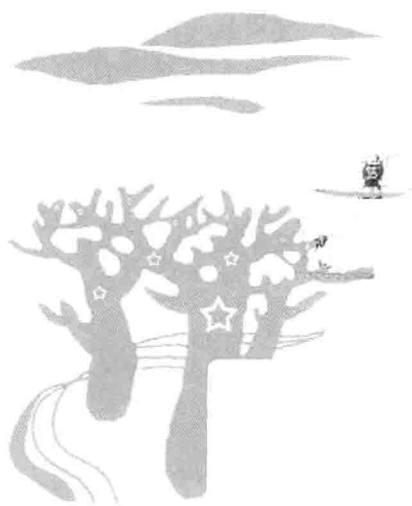
作家出版社



驶向

北斗东路

王祥夫——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驶向北斗东路:王祥夫中短篇小说集/王祥夫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4.5

ISBN 978 - 7 - 5063 - 7362 - 3

I. ①驶… II. ①王…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4591 号

驶向北斗东路:王祥夫中短篇小说集

作 者: 王祥夫
责任编辑: 史佳丽
装帧设计: 陈捷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40 千

印 张: 17.5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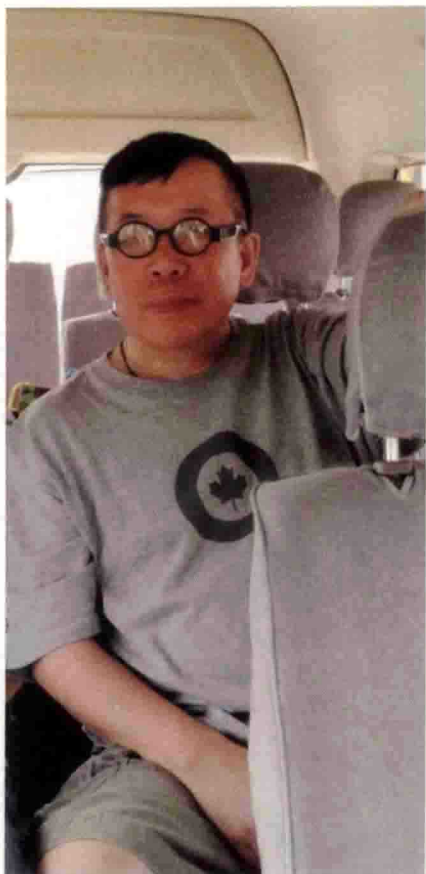
ISBN 978 - 7 - 5063 - 7362 - 3

定 价: 3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王祥夫 著名作家。中国辽宁省抚顺人，现居山西大同。著有长篇小说《榴莲 榴莲》等七部，中短篇小说集《愤怒的苹果》等五部，散文集《何时与先生一起看山》等六部。曾获“鲁迅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上海文学奖”等，作品屡登“中国小说排行榜”。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大同市作家协会主席。



王祥夫

早晨的鸡啼声传到屋外来。怎么说呢，外面的鸡叫一声又一声也渐渐地起来。春天的日子像是还没有过去。昨天挑的鸡蛋头已经挑走了。团扇虽然今天把它们全部用水焯一下，然后擀成一个个团子给城里的儿子送去。上学的时候，还因为每次回来都要带一罐子鸡蛋头去学校。里边再拌一些盐干，鸡蛋头的味道就是春天的味道。

除了它的叫声已经开了。是那种一簇一簇的，开紫气小花的。鸡枞从窝里放了出来。怎么说呢，它们像是有无端端的喜悦，接二连三地叫着，煽动着翅膀，像是对我说，它们被关了一夜了，不松动松动筋骨可是不成了。

有一阵子，团扇在鸡下的蛋壳上那么一小块。团扇最喜欢吃那种刚睡不久的鸡蛋，只

作者手迹

“中国故事”及其美学

——《驶向北斗东路》序

李云雷

在王祥夫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生活，以及中国美学的独特韵味。王祥夫好像并不是在“写小说”，而只是在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中剪下了一角，稍加点染，便成为了一幅意趣盎然的画，一首意味隽永的诗。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经验与情感，他的小说也为我们描绘出了当代中国的众生相，可以说在我们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王祥夫的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幅典型的浮世绘。

如果我们做一下比较就可以发现，即使题材相近的小说，王祥夫小说的处理方式也与西方作家不同。比如王祥夫《愤怒的苹果》，显然借鉴了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的命名方式，但我们可以看到，《愤怒的葡萄》描述的是美国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农村破产的悲惨景象，作者的侧重点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的掠夺与农民的悲惨命运。《愤怒的苹果》讲述的同样是一个破产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却更具有“中国特色”。小说中的农大毕业生亮气，因为承包果园与当地乡民和当权者展开的无奈抗争，小说通过对三次“白条大战”的生动描绘，将中国人错综复杂的人情世故和重重叠生的矛盾纠葛层层推进，在市场运行规律下荒谬绝伦的“哄抢”，在乡土逻辑中却显得“合情合理”，让我们看到了转型期中国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再比如，王祥夫的《风车快跑》写风车的母亲去世了，他惊慌失措地去公墓买墓地，却意外地被当作神经病关在了医院里，家人找他找不到，他也无法出

来，而陷入了一种荒唐的境地。马尔克斯2008年的短篇小说《我只是来打个电话》，写的也是一个人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故事，但马尔克斯在小说中强调的是正常的人生命运如何被偶然因素彻底改变，更富哲理性。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女性，故事也主要在她、她丈夫与精神病院之间展开；而在王祥夫的小说中，则更多中国人重视的伦理关系因素，风车的母亲、妻子和兄弟在小说中都是重要的因素，在推动着故事的进展，小说讲述的故事虽然荒诞，但也透着暖色调，并不像马尔克斯小说的色调那样诡秘与阴冷。

王祥夫最近的小说中，关注的是当下社会的精神状况，而这又集中表现为对道德的脆弱性的关注。在《驶向北斗东路》中，一个出租车司机捡到了十万元钱，他既想归还失主，又想据为己有，在内心的矛盾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小说通过一幕幕富于戏剧色彩的转折，写出了我们社会当前的道德状况。关注当代人类生活的基本准则，可以说是19世纪以来文学的重要主题，“上帝死了”，在上帝所代表的那种绝对价值体系崩溃之后，人与人之间应该如何相处，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基本原则？这些都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在俄罗斯文学中，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大师都在回应这样的问题，其中有痛苦、挣扎、思辨与迷茫，他们的作品也可以视为在新旧价值观之间挣扎的记录。在中国也是如此，在传统中国的道德、价值与伦理体系崩溃之后，人与人之间相处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那些最为基本的道德标准是否仍然应该坚持？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关注与思考的。王祥夫的小说通过对这些最基本的道德准则的思考，也在回应这些问题。比如拾金不昧是传统中国的美德，但在今天却会遭遇重重障碍与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在《驶向北斗东路》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传统道德在当代现实生活中所处的困境，那就是人是否应该“见死不救”？如果救人的话，会遭遇怎样的困境？小说通过故事的重重曲折，让我们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看到了这些基本准则所遭遇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

王祥夫虽然在关注与思考人类道德生活的基本问题，但他关注的方式并非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那样，以痛苦的思辨进行无穷的追问，他的关注方式是中国式的，是从《红楼梦》中来的，他将这些重要问题纳入当代中国的世俗生活中，通过对世相百态的描述，通过个人内心的纠缠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纠葛，显示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在这种举重若轻的叙述姿态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中国美学的真髓，也可以看到王祥夫忧虑的目光。

如果说王祥夫的中篇小说更注重社会问题，那么他的短篇小说则更富神韵，更有味道，更有中国美学的特色。王祥夫的短篇小说关注底层，关注小人物，关注现实生活，但是在写法上却极富特点，他的小说很少有中心情节，而是以富于变化的笔墨不断逼近核心，而在结尾处“灵光一闪”，将故事推向高潮，同时留下悬念与丰富的想象空间，让读者去回味与思考。比如《蜂蜜》，故事的核心是安莉的孩子丢了，她又将别人的孩子偷来（？），当自己的孩子养。这样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故事，小说中却只是从安莉的朋友张北、小晨的角度侧面去写，很大的篇幅在写他们两人的关系与斗嘴，也没有点明孩子是怎么来的，充满了悬念与暗示性。这篇小说在写法上很像契诃夫的《凡卡》，读者已经明白了故事，明白了即将到来的灾难，但当事人却仍在懵懂中。但与契诃夫不同的是，王祥夫在此篇小说中更多留白，更多侧面勾勒，也更有中国特色。再如《锥形铁》，从侧面写一个早年的事故及其造成的伦理困境；《A型血》从一对情侣的角度关注一个失去双臂的人如何日常生活；《刺青》从最初的戏谑到结尾处的凝重，让我们想象一个母亲的内心世界；《鳕鱼》在漫不经心的叙述中，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女儿的心理创伤；《塔吊》在戏剧性的转折中，让我们看到了一种畸形道德关系的诞生；《真是心乱如麻》的结尾有点出乎意料，有点惊悚色彩，但也让人深思；等等。这些短篇小说炉火纯青，在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显示了王祥夫的造诣。

目录

“中国故事”及其美学

——《驶向北斗东路》序

李云雷 1

蜂 蜜	1
积 木	10
锥型铁	19
真是心乱如麻	29
鳕 鱼	38
刺 青	47
A型血	55
翩翩起舞	65
音 乐	74
疼痛都在看不见的地方	82
澡堂就不是游泳的地方	91
为什么不去跳舞	104
愤怒的苹果	115
西风破	146
风车快跑	182
驶向北斗东路	222

蜂 蜜

“你们现在就来吧。”

安莉在电话里说要给张北和小晨看样东西。张北在电话里想知道安莉想让自己看什么东西？但安莉说你们来了就知道，“你们如果没事就马上来吧。”

张北放下了电话，他觉得自己应该收拾一下。他给自己换了一条裤子，接电话的时候他正在收拾院子，把去年的枯枝败叶堆在一起烧了，烟一条线地冒上去，天气很好。他想不到安莉会给自己打电话。安莉的命真够苦的，先是男人得了那种病，花完了家里所有的钱，也花完了朋友们能够支持给他的钱然后就去了另外的世界。安莉和她的男人和张北都是很要好的朋友，当然还有小晨，当年他们总是在一起聚会或者是去河边野餐，在河边野餐的好处是男人们可以去钓鱼，他们总是希望自己的运气好能钓到一条或者几条很大很大的草鱼，鱼钓上来可以直接架在火上烧烤，但那时候他们总是只能钓到一些很小很小的东西。

安莉的命苦还在于她男人住院的时候她的孩子忽然不见了。也就是说她把自己的孩子给弄丢了。当时朋友们都不太在意安莉的孩子去了什么地方？怎么会很长时间没露面？都以为是安莉的亲戚或者是她男人的亲戚把孩子给接走了，因为那时候安莉和她男人都顾不上他们的孩子。直到后来安莉对朋友们宣布说孩子丢了。朋友们当时的吃惊不亚于听到什么地方发生了九级大地震。朋友们都责怪安莉为什么不通知他们一块去找？安莉说她当时已经昏了头，医院里的事让她身心交悴。紧接着安莉的男人就去世了。再见到安莉的时候张北和小晨还有安莉别的朋友们都吃了一惊，安莉几乎比以前瘦了一大半，头发也剪短了，感觉是不能

再短，而且还学会了抽烟。不怎么说话，坐在那里一根接一根地抽。那是一次聚会，朋友们说把安莉也叫来吧，让她从悲伤中慢慢过来吧，男人死了，孩子也丢了，得让她从悲伤中慢慢过来。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朋友们在网络和街道上到处发寻找孩子的消息。张北对自己爱人说“是时候了”小晨说“是什么时候了？”张北说“是到了帮安莉把孩子找回来的时候了。”那一阵子，安莉的朋友们只要一有工夫就到处去贴寻人启事。如果能找到那孩子，那孩子差不多快到五岁了。安莉的孩子小名儿叫兔子。

“小晨”张北说安莉让你和我一起去看看她的东西。

“我想去做头发。”小晨说她会有什么好东西？

“也许是她给你搞到了一箱蜂。”张北说。安莉的一个亲戚在蜜蜂研究所工作。小晨一直想在院子里养一箱蜂，到时候就可以吃到最纯净的蜂蜜。张北也喜欢有蜜蜂在院子里飞来飞去。

“给她带些葱。”小晨说，“还有你的水萝卜。”

“我的水萝卜？”张北咧开大嘴笑了一下。

“当然是你的。”小晨伸手在张北身上轻轻划了一下。

“我的水萝卜？”张北笑着说，“那是你的专利。”

“张北——！”小晨尖叫起来，看着张北。

“好好好，不说了。”张北说。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小晨说。

葱和水萝卜都是张北在院子里种出来的。

不知为什么，张北和小晨都隔着窗子朝那地方望了一下。

张北说，“葱老了就辣了。”

小晨说想不到葱开花是那个样子，“像个绒球”。

张北又朝院子那边看了一下，那棵树下有只很大的棕色塑料桶，他总是径直走过去往桶里撒尿，那只桶很大，去年沤的草叶还在里边，现在都已经变成了很好的肥了。他总是把这种肥施给院子里的植物，包括葱和萝卜。

“你这条裤子也太瘦了。”小晨对张北说看看你那前边。

张北说鞋也不行了，“沃尔玛那边裤子和鞋都很便宜。”

“你想不出她想让咱们去看什么东西？”小晨说。

张北说电话里她又没说，“如果不是一箱蜜蜂，那会不会是一只猫？”

“记住，她不提，你最好别说兔子的事。”小晨说。

“现在去是不是有点早？”张北的意思是，晚去一会儿，晚上一起吃饭，请安莉出去一起吃晚饭，安莉够可怜的。

小晨看着张北，“到时候她又哭怎么办？”

“那就算了。”张北说自己无所谓。

小晨不知想起了什么，忽然笑了一下。

张北把一只手放在小晨的腰上，还有另一只手。

“安莉现在也不用减肥了。”小晨说。

张北却笑不出来，有一阵子，那时候安莉家里还没出任何事，安莉还很幸福。她虽然不胖，却经常说减肥的事，虽然谁都知道她根本就花不起那个钱。她和她丈夫那时候工资都很少。

“你这话一点点都不好笑。”张北说。

“我只是想说坏的事总会有好的一面。”

“她现在肯定想让自己胖一些，再胖一些。”张北说，两眼看着外边，那一只鸟想在墙边的那株树上筑巢，这时候又飞来了，衔着一根又细又小的树枝。“说不定她也许真养了一只猫？”有一次聚会，张北劝安莉养一只猫，到了晚上猫会睡在枕边打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

“那你就变成一只猫吧。”小晨说。

“可我是你的猫。”张北说。

敲门的时候，安莉在屋里小声问，“谁？”

“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张北在门外说。

张北没再像以前用一个手指把猫眼堵住，以前他总爱开这种玩笑。有一次，他在外面用手指堵，安莉的男人就是不开，一直僵持了好长时间，后来弄得好像谁都不开心。安莉的男人说“你这样做不好，要是个

坏人呢？安猫眼就是为了看一看外边是什么人，你这样不好。”安莉男人去世已经一年多了。他再也没有可能去钓到一条很大很大的草鱼。用安莉男人的话说草鱼最好能大到一人高，然后他会把它切成块腌起来，这样一年到头就会总是有腌草鱼吃。安莉的男人现在去了另一个世界，另一个世界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草鱼。

开门的时候，安莉在里边小声说“快进来，快进来，快点。”

张北让自己爱人先进，她提着东西。

“快进来，快进来。”安莉又说。

张北觉得自己的猜测也许是对的，肯定是安莉在家里养了一只猫，有些猫只要门一开就要往外跑，而有些猫永远没有往外跑的意思，不想跑的这种猫往往是越吃越胖。但张北没看猫。紧接着，张北和他爱人却看到了那个小孩儿。一只手放在嘴一只手拿积木在那里站着，看着他们。他刚才肯定是在玩积木，他好像被张北和小晨吓了一跳，就那样呆呆看着他们。这孩子的脚下是那些积木，那是一些旧积木，各种颜色的木块儿，可以搭汽车也可以搭房子。张北记着自己和安莉的孩子用这种积木一起搭过房子，那些积木房子总是搭着搭着就“哗啦”一声垮掉。出去野餐和钓鱼的时候，安莉也会把孩子带去，只不过那时候孩子更小，没有人抱他的时候就把他放在铺在草地上的塑料布上。但一般情况下，总是大家轮流抱他。

张北听见小晨已经尖叫了起来，“啊，兔子！”

“小点儿声小点儿声。”安莉说。

“怎么找到的？”小晨看着安莉。

“小点儿声小点儿声。”安莉说。

“你在电话里也不说，我们应该给兔子买点东西。”小晨又说。

“喝茶不喝茶？”安莉说。

“兔子，兔子，”小晨又对那个孩子喊，一边把鞋脱了。

那孩子退了一下，看着张北和小晨。

“过来。”小晨说，蹲下来。

那孩子退了一下，再退，没地方了。

安莉的脸彤红彤红的，她去了厨房，从厨房把那只蓝玻璃烟灰缸拿了过来。烟灰缸擦得很干净，也许安莉现在已经不再抽烟了。安莉又去了一下厨房，安莉在厨房里不知道洗什么，水的声音，“砰”的一声，又是一声什么。

小晨拿了一块积木，但她手里的积木一点一点攥紧了，她已经蹲在了孩子的旁边，她想看看孩子的模样有了什么变化，但她马上就明白了眼前这个孩子不是兔子，她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不可能是兔子，光看耳朵就不是兔子。张北却侧着脸看着厨房那边，张北对厨房那边说：“你现在是不是不抽烟了？”安莉把什么又掉在了地下，“砰”的一声。又是水的声音。

安莉从厨房里出来时，手里却什么也没拿。

“你在厨房做什么？”张北说什么东西掉地上了。

“我洗了一下手。”安莉说。

“什么东西‘砰’的一声。”张北说。

“我只是洗了一下手。”安莉说。

“你现在不抽烟了？”张北说。

“兔子和以前不一样了吧？”安莉有点儿结结巴巴，看着小晨。

小晨深深吸了口气，她看着安莉，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跟以前不一样了吧？”安莉又说。

小晨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她想让张北也看一看兔子，她想对他说这个兔子可不是以前他们人人都抱过的兔子。起码耳朵就不一样，兔子的耳朵很大，所以安莉的朋友才都叫他兔子。

安莉又去了厨房，她说应该做壶水。“喝茶。”

“你好好儿看看。”小晨小声对张北说，“看耳朵，这根本就不是兔子。”

小晨脖子那地方马上感受到了张北的呼吸，张北哈腰站在了她的身后。“我记不起来了。”张北说。张北说的是实话，所有的小孩儿在他眼里几乎都一样，除非这小孩儿有特别的地方他才能够记住，比如这小孩儿的脸上有颗痣，或者是留一种特别的发型，总之，张北现在还不太喜欢孩子，所以他不记，但张北能记住各种鱼的名字，只要一有鱼钓上

来，他马上就能把鱼的名字叫上来，说实在的，张北他们总是钓鱼的地方也没什么鱼，也只是那么三四种。

“如果是我的孩子我就保证能记住。”张北又说，“怎么回事？”

这时候安莉在厨房里接水，能听到水声。

张北现在还没有孩子，小晨对张北说托儿所那么多孩子，要是到了以后记不起来哪个是自己的孩子可怎么办？这让他们既困惑又有些害怕。因为张北和他爱人总是记不住小孩儿。朋友的小孩儿他们都记不住，小孩儿在他们眼里几乎都一样，当然这是小孩儿，三四岁，五六岁的小孩儿。“也许咱们自己有了就好了。”张北说。安莉这时候从厨房出来了，她接了一壶水，坐在了煤气灶上。安莉的男人去世后，朋友们特意为她换了一把壶，是会叫的壶，只要水一开就会尖利地叫起来。就像救火车忽然开到了家里。那时候，几乎是安莉所有的朋友都为安莉总是恍恍惚惚担心。

“怎么样？我的兔子。”安莉的脸不那么红了。

“什么怎么样？”小晨说。

“兔子的变化怎么样？”安莉说，脸马上又红彤彤的了。

“我和张北担心我们以后有了孩子去了托儿所认不出来怎么办？”小晨说，她忽然有点语无伦次，她想把手岔开，眼前的这个孩子让她心里很乱，明明不是兔子，安莉却说眼前的这个孩子就是兔子？到底出了什么事？从什么地方冒出来这么一个孩子？孩子又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一喊名字就知道是谁的孩子了，所以人人从小都要有个名字。”张北说，“这你不用发愁，只要一喊就知道谁是谁了。”

“兔子，兔子。”张北对那个小孩儿喊了两声。。

“你给他块儿糖他就答应了。”安莉取了一块儿糖。

张北要把糖递给兔子时兔子闪了一下，却把手里的积木放在了嘴里。

“那不是吃的东西！”安莉大声说，“什么都往嘴里放。”

“你不说他是兔子我就不敢认了，他的耳朵和以前不一样了。”小晨终于把自己的担心说了出来，“耳朵的变化太大了。”

“没变化。”安莉好像一下子就不高兴了，“是你记错了。”

小晨看着张北。两个人又都一齐看着安莉，安莉的脸又红了起来，她紧张起来。“你们记错了，耳朵原来就是这样，就这样。”

张北看看自己的爱人，张北觉得应该把话岔开说点别的什么。就说起蜜蜂的事。“春天的时候蜜蜂可能要分箱。”又说自己的院子南边有一大片开黄花的植物，“可能是黄花菜。”

“蜂蜜能放很长很长时间。”安莉不紧张了。

“天热也放不坏？”小晨说，她也不愿安莉紧张，但她觉得安莉有问题了，这个小孩有问题了，他是谁？这个被安莉叫做兔子的小孩儿。

安莉说：“蜂蜜甚至可以放好几千年。”

张北对这个问题十分感兴趣，这种说法他从来都没有听到过。“不可能吧？”

安莉的一个亲戚是研究蜜蜂的，她有时候去她的那个亲戚那里看蜜蜂，有时候还会把蜜带回来，早晨的时候喝蜂蜜水，她喜欢那种味道，一开始她还不习惯。“埃及曾经出土的一罐蜂蜜都有三四千年了。”安莉说所以蜂蜜是放不坏的。

张北马上就听到一个声音在自己心里说，“所以我要养蜜蜂。”

小晨和安莉说起养蜜蜂的事来了，“我已经看过那种塑料蜂箱了，黄色的，很好看。”这时候厨房那边水开了，水壶尖厉的声音把他们都吓了一跳。

“冲蜂蜜水是不能用刚开的水。”安莉去了厨房。

厨房里“砰”的一声，接着是往暖水瓶里灌水的声音。

“安莉肯定是有事了。”小晨小声对张北说，“这孩子是谁的孩子？”

张北不说话，他对孩子的事不太感兴趣。

“孩子可不是小事！”小晨又小声说。

张北明白自己爱人说这话的意思，谁又肯把这么大的孩子送到这里呢？现在人人都只有一个孩子，就更不会。“你再仔细看看，也许你看错了。”张北小声说。

这时候安莉从厨房那边过来了，她的手里拿了一个很大的玻璃罐头瓶子，不用问，里边黄黄的是蜂蜜。

张北的嘴里酸了一下。

“最好是茶里别放蜂蜜。”张北说，“我想只喝茶。”

安莉又去了一下厨房，去取茶叶。安莉去厨房的时候张北和小晨都不再说话，只是看着那个孩子，那个孩子又开始玩他的积木，但不说话。张北想起了兔子从小就吃蜂蜜，据说吃蜂蜜要比吃白糖好，因为那个养蜂的亲戚，安莉就总是给兔子吃蜂蜜。有时候还会给兔子吃一点蜂王浆，后来不知道听谁说蜂王浆可以使一个人的性早熟，她就不再给兔子继续吃。张北觉得蜂王浆的味道并不怎么好，主要是让舌头不舒服，发麻。

安莉从厨房里出来了，她对张北和小晨说：“蜂蜜里边有各种维生素。”

张北看了一下自己的手指，右手的大拇指靠指甲的地方有些疼，冬天的时候张北的那地方总是爱裂，现在是春天了，那地方又裂了个小口子。张北对安莉说：“蜂蜜也许会治好我手上总是裂口的毛病，要不要我也来一杯。”

“兔子的耳朵也许真就是给蜂蜜弄好的。”这句话突然就从小晨嘴里说了出来，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这句话，她看着安莉。

安莉的脸就又一下子红了起来，红彤彤的。

张北对小晨说，“喝吧？正好。”

喝着蜂蜜和茶水，老半天，他们谁都不再说话。屋子里都是蜂蜜的味道。

张北好一会儿才说：“什么时候也带我去看看蜜蜂。”

安莉说，“好吧。”

“要是蜇了你怎么办？”小晨对张北说，“你实际上不太喜欢蜜蜂。”

张北突然笑了一下，说，“让蜜蜂蜇一下有好处，可以提高免疫力。然后，张北和小晨就告辞了。

走之前，小晨帮安莉把茶杯去厨房洗了一下，厨房的地上都是水，有一个绿色的儿童塑料澡盆，里边接了半盆水，看样子，安莉是要给兔